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83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4,875,434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美国国会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S. 817) 提案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主要提案人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共同提案人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瑞克·史考特(Rick Scott)、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汤姆·提利斯(Thom Tillis)、南达科他州参议员麦克·朗兹(Mike Rounds)、印第安纳州参议员托德·杨(Todd Young)、德州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大卫·麦考尔米克(David McCormick)。

本期内容提要

【海外】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

【法会】大地震砸成高位截瘫 修大法焕然一新

【法会】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

目 录

◆海外综合

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 3

◆大陆法会

大地震砸成高位截瘫 修大法焕然一新 6

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 13

入户安装新唐人 18

修炼向内找 坎路变坦途（上） 24

修炼向内找 坎路变坦途（下） 33

走师父安排的路 43

多学法多看同修交流 找到差距走出低迷困境 49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可以找证据和他打官司……他买药录像这不就是有预谋吗……甚至于学法，发正念时也会想起。不断的思想翻出怎么样和讹诈人应对好时，意识到不对。

突然想起师父的讲法，然后查了原文，师父在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惊醒》中讲“大法弟子有神在保护，出现问题，那不是神的警告吗？为什么不警醒？”这些事本来是警醒我的，我还用人心去想人的不对。意识到此，清理下杂念，觉的自己的心和空间场一下清亮了许多。

联想另外几件事，自己面对具体事和麻烦时就用人念去想，还想人怎么怎么不对，而没有从法上去衡量自己。在正法中，在对大法弟子的这些年的迫害中，坏人和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他们何曾对过？不就一直是高层的旧势力利用人一层的空子，和它们抓到的理在害人吗？这些坏人利用它们掌握的知识和法律规定的空子来讹诈人，在人间他们就是这样弄的人人为敌，互相设计陷害，人人防范，使社会风气下滑。

在大的宇宙范围，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在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在把世人推向毁灭的吗？而怎么应对，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学好法，用慈悲去面对人救人，用正念去除背后的邪恶，而不是在采用人的什么方法上用心。

我知道我的认识还很低，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觉的如果有同修在不同方面处在我这种状态，希望能有个提醒和借鉴，我们是大法弟子，要按法来要求自己，我们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是一方众生的希望，不管自己觉的自己修的好修的差，师父一直在费心的管着我们，希望我们快点提高上来，让那为法而来的众生多得救一些。让将来的我们自己、让师尊少一些遗憾。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因为入团时宣誓要（为邪党）效命的，她就同意退了。真是比以前绕来绕去的好多了。

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也能生出执著。在看同修交流时觉的同修所修或对法的理解正念正行很能激励自己，过后不能实修自己，很快又精進不起来。人的心很复杂，甚至于还会对比，这个同修在什么事上没有那个同修悟的高悟的好，甚至从中生出好象自己比同修强的欢喜心，认为自己可以“看的更高”却不注意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过关自己没有悟，没有过去。其实这是不会看文章，向外看，不修自己。

在写交流心得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常人朋友的药店被一抓药的人讹诈了。中药几千年发展所以可以讲是丰富，从现代“科学的”思维也可以叫复杂或有点混乱。光从药名上讲，比如川牛膝、怀牛膝、温郁金、南北沙参、金钱草、上党参、明党参，个子姜黄、片姜黄等，同样一味药就可以从不同的植物科属来，其它药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从治疗上影响不大，但是从品种上可以说是不同的科属，互用可以算假冒。

抓药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故意抓这类互代的药方，录证据后到药监就把药店告了，还说当时录音录像。药监部门说这是专业来告的，因为他们比药监都懂，让药店与该人私了。大概这么个过程。

我先想到的是和这位朋友讲三退，但是讲三退似乎因为带有让他们受益的目地性，加上没能达到清除背后邪灵的效果，也没能说通，从常人表面看，他象是搪塞的回我一句：“顺其自然吧。”此话让我汗颜，意识到我的修炼和救人带有不纯的目地性，解决问题的想法也不是在高层次上想。

而过后时常想起这事，干这件事的人与前几年网上报出上小饭馆点拍黄瓜、早餐店卖豆腐脑的讹诈事不一样吗？

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 推动《法轮功保护法》

——“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美国参议院听证会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大卫·麦考尔米克（David McCormick）加入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共同提案人的行列。目前已有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法轮功保护法》。

《法轮功保护法》（S. 817 法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今年三月三日提出，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暴行。该法案将对那些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或共谋实施制裁，对中共追责。

“中共对宗教开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

十一月二十日，在美国国会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举办了一场听证会，题为“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为什么这对美国很重要”，多位证人讲述了中共透过强制、恐吓及跨国镇压手段，压制宗教自由并迫害宗教团体。

“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全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萨姆·布朗巴克大使（Sam Brownback）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共最怕法轮功。他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罪行，支持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支持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路封锁，他还敦促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与法轮功等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领袖会面，敦促美国与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脱离中共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

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主持听证会。他提到，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和平地炼功打坐而遭受（中共）

酷刑迫害。他说：“个人良知信仰的权利不是政府可以授予或剥夺的特权，这是一项普世人权，对于人类尊严和人类繁荣至关重要。中共惧怕信仰的力量，因为这是价值观和道德权威的来源，这是中共无法控制的。”

布朗巴克大使：中共最怕法轮功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在听证会上说：“中共对信仰人士的恐惧日趋加深，我认为中国（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我们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

“在这些宗教团体中，我特别想说一说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惧怕超过它对其他任何人的惧怕。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为什么会是这样？法轮功（在中国）是最具本土性的，这就象在堪萨斯州的土壤上播种小麦，一定会生长，在七年之内，（法轮功）学员就达到了九千多万，这让中国共产党感到非常恐惧。中共试图消灭法轮功。”布朗巴克说。

布朗巴克认为：“中共对中国人民恐惧，是因为中共害怕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象是一个自信的国家。”

他说，中共为压制宗教信仰人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共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骚扰宗教信仰人士，中共只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中共，要么被中共消灭。中共还发明并健全了安全系统，并随意的将这些系统散布到八十个不同的威权国家，就象发糖果一样，分发这些系统，协助压制宗教自由。

布朗巴克：中共迫害宗教自由 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布朗巴克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美国需要在宗教自由的策略上做出转变：“我认为，太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

持修，不掉下去，哪怕我能救下一个人，那也是有一个生命或一个生命群得救了，所以我要坚持，不能放弃。

我不能更多更快的修好，就一点点的修好。解决学法不入心，还困倦，就学法前坐好了小声读或默念防止学法走神，有一天这样认真的学了三讲多，第二天觉的周围清亮了许多。

包括写这篇交流文章，经过几天的坚持，虽然写不好，但坚持至今也觉的自身去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也不那么爱困倦了。以前发正念走神，甚至想这想那，以后坚持正确的发正念，发挥正念的作用。

讲真相以前有时想起来讲，经常没有什么效果，甚至在学法发正念时还构思怎么个方式讲逻辑好，讲给某某一定能退，甚至构思时还对自己构思的“完美”生出欢喜心，结果遇到人时就变的话难出口，人家根本就不能认同，然后又生出怨恨心：我讲的这么有道理，怎么他还不认同？甚至出现争执，这都不在法上。没有法的力量，人的“道理”救不了人。还有争斗心、妒嫉心、怨恨心在起作用。这不是没修吗？有时突然静下来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修。

同修的交流也提醒我，真正救人要靠法的力量，不在于什么逻辑和人的办法。

也是这几天遇到一位有缘的人，本来想劝她三退，第一次错过了，然后她事情没办好又需要来找我，我意识到这是让我救她，我调整一下自己，清理自己的杂念，不象以前那样用心思在思考怎么说，而是就最简洁的说，去除非怕这么说不接受、那么说不接受的想法。

然后她又来找我，我边发正念，边帮她办事，结果很快事情办好，并且平时人来人往的地方变成了很清净的地方，没有其他人在，我就真接和她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我帮你退了吧，这对你对你家人都好。”她听后简单的了解一下就问我：“共青团员也要退吗？”我说要退的，

的同修用好手臂拉着骨伤的手臂炼功，最后闯关修复并且心性升华，身体复原。而我自己病业关过了两次都没过去，没有提高还反而滑向常人的想法和方式。

还有个同修交流他遇到一位不善言辞的同修，大家交流她是静静的听，而出门时在电梯门一开一关的短短时间给五个人做了三退，真的是展现出大法的威力，不用复杂的所谓缜密的逻辑，就是两三句问答，对方就退了，用那位同修的话，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能讲真相的瞬间，人家已经给五个人做了三退。而至今我还不能给我的患者做三退，只是有时侧面的说一说，自己都觉的隔靴搔痒一样，而有的同修就是几句话就把人救了劝成了三退，洗去了众生的兽记。

大法造就了宇宙，不受宇宙内任何生命和物质所限制，是超越一切的。师父明示：“修炼的人修到哪一层次就只能认识哪一层次中佛法的具体体现”（《转法轮》）。而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符合法在更高层次的理，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修好，修去各种执著心，修自己并救人。希望从今多学法，做好三件事，追上正法进程。

同修可歌可泣的故事，感觉就是在看神话一样。而同修们都一样，都是师父从常人中带出来的大法弟子，也都是从人中往出修，都是人身，也都是从人的思维结构方式中修出来的，用同样的一部法。人家能修出来本身也是促进和鼓舞。同时会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或者是自己遇到的没修好，或不知怎么修的，虽然不能模仿，但可以借鉴一下，对比一下自己的差距去修。听交流时就觉的自己的空间被法光照亮，驱散了阴云。伟大的法造就着不同层次伟大的觉者，与同修比，真是要精进实修，在法上的差距太远了。

五、一点一点找自己的不足，提高一点点也是提高

在状态不好时，在感觉无望中，我就想，哪怕我能坚

这方面看的不够深入，主要是人权议题，而人权问题往往被当作一种小小的人权议题，而非核心问题。在我看来，现在我们与中共的冲突中，（宗教自由）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必要而紧急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把宗教自由）从人权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必须明确的将其归在这个类别中。”

他认为：“中共正在对宗教信仰开战，而且正在与我们（美国）开战。我们应该毫不含糊的站在（中共的）对手一边，要明确的支持（信仰人士）。 ”

布朗巴克说：“为什么我们对支持这些信仰人士会有所犹豫呢？宗教自由正是美国的价值，这正是我们的核心所在。”

他强调：“我们应该敦促川普总统、万斯副总统、卢比奥国务卿、赫格塞斯战争部长与来自各个受中共迫害群体的流亡领袖会面，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

布朗巴克于二零一八年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一月担任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是美国国务院保护全球宗教自由的首席外交官；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八年担任堪萨斯州州长。▲

大地震砸成高位截瘫 修大法焕然一新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大约五十年前，我在大地震中被砸，内脏伤的也很重，高位截瘫，成了残疾人。当时的情况，我能活下来是根本没想到的事。那一年，我只有三十岁。婆婆年迈，两个孩子年幼，我瘫在炕上，躺着都不会自己坐起来，只靠丈夫一人养家。那日子，生不如死，除了一天天苦熬，看不到一点希望。

但幸运的是，二十一年后，我得到了法轮大法，从此生命焕然一新，我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

他一说我就信

一九九七年正月初二，小弟兴冲冲的告诉我，他从工作单位知道一种功法，特别好！我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但还是说了句：“我信。”几天后，小弟借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我刚接过来，他就直接把书翻到最后，让我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小传。刚看完小传，小弟却把书从我手里拿走了，舍不得给我留下。

我心里很失落，不痛快，心里总惦记着这事儿。过了几天，小弟媳妇来我家串门，我第一句话就抱怨：“他老舅真孩子气，那天拿了本书，就让我看了一点就拿走了。”她问我是啥书，我说叫《转法轮》。她说：“这书还在我家呢，很厚，我这就给你拿去。”

翻开《转法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的法像，我觉的特别和蔼可亲，好象在哪里见过。看了《论语》，太深奥了，根本摸不着边，但越看越爱看。而且我一边看着，不知不觉两眼都是泪水。家人不解：“看的什么书啊，怎么还哭上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转法轮》表面看到的是

怎么修心的。这些也很鼓舞我和给我提醒。偶尔自己一天能坚持下来，很快又松懈了，就努力的多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及正见交流，修炼园地等同修文章。

四、大法弟子是整体，借同修的光芒照亮自己

生活中没有来往和交流的同修，我尽量看下载的同修交流和听明慧广播里的交流。在同修的交流中，看到有的同修能挨村挨户的在全县上百村子一个不落的劝三退救人；有的同修全县渐渐的推广新唐人，世人渐渐认同大法，帮着推广。有的同修修去怕心去公检法救人；有的同修甚至突破所谓的只允许亲属接见，到监狱去见同修，同修不认识不接见就突破限制请狱长带着走入监狱牢房去见同修并交流鼓励同修；还有很多在生活中做好三件事的各个小细节，过程中修炼提高的交流，都让我很有同感。

有的同修得法前脾气暴躁，得法后从没发过脾气；有的同修得法前好勇斗狠是“流氓、军痞”，得法后按真、善、忍做的非常好；而我自己似乎这忍没有修好过，一碰就炸，容易发火。

有的同修放弃单位分房晋级的机会看淡利看淡名，而我自己虽然有时能放弃但还是常要鸣不平，有时看见似有似无的机会还要争取；有的同修甚至在过“中风状态”病业关时，站在外面两小时左右劝退百余人，而我自己有时间有力量却不能坚持炼功；有的人开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能三退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让合作的公司很多人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而我自己还不能堂堂正正的劝三退救人，甚至于在常人中的技术受到点夸奖还沾沾自喜。

有的同修正念一来，很快瞬间或一天几天内解体病业关；有的坚忍中一年或数月过关，不气馁。有的同修骨折痛的不能躺下、不能入眠就是坚持炼功发正念而过关。有

三、修炼就是在生活工作中修心性，心性的不足会在方方面面表现

修炼的不精进，就会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下滑。曾有过段时间状态还好，是学法学的好学的多。渐渐的松懈下来，就整体下滑。一件事不在意两件事不在意，渐渐就意识不到了，学法困倦倒下就睡睡，醒了看一会又睡，这要是别的同修，我可能早就大讲这是修炼的大问题了。可是在自己就是放松、放过。

心性下滑达不到修炼状态，身体也下滑，炼功也跟不上，年轻时觉的没有什么病业关，或者是很小的问题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修炼是严肃的。

前几年母亲去世牵动了我的人心人情。虽然她去世前也学了一些法，她去世时我也得到点化，梦中我叫来飞机把她接走。母亲走那天早上也说梦到飞机接她走。我是在用更多的人情对待这件事，处在放不下亲情的悲伤中。

不久病业关就到来，虽然能认识到一些问题，但精进不起来，关就闯不过去。在生活中在家庭中，也时常有怨恨心，没有慈悲心，致使家庭的环境也不清亮，时常抱怨妻子对父母不好，抱怨对孩子的管理有问题……

邪党治下的教育也是让孩子们从小争，都在焦虑中学习补课。孩子的学业与身体状态的起伏，家内生活的小事都会成为矛盾的借口，却几乎没当成是修炼和提高的机会。修不出慈悲心，其它的心也不断冒，甚至在色欲关上倒下，使的病业关更重。最后放弃过关。

摔倒了尽力往起爬。把几年前得到手的几百篇的交流文章拿来听，尽量的振作自己，去冲破这个困境。自己也知道学法修心性是本，但是自己学时就是懈怠。现在每天尽量抽出时间听同修交流，很多同修分享，怎么样通过好好大量学法，及发正念过关的例子，在过程中的细节及

教人做好人，可好象又不那么简单，总之就是感觉有说不出的好，相见恨晚。

我捧着书，看了一天，也哭了一天，然后就吃饭、睡下了。当我一觉醒来，才惊觉二十多年的失眠就这样好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我心里纳闷儿：我就看了一天书，师父就管我了？第二天我又看了一天，把全书读完。当场决定：这功我要学！

后来，我让小弟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自己在家学。为了把动作做准确，我不怕费力，不怕麻烦，每次看录像学功我都坐到轮椅上，挺胸坐直。就这样，我一整天把五套功法都学会了。

慢慢的，我知道了，大法不只是教人做好人的，而是教人修炼的，是来度人的。学的日子多了，越发觉的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大法有多么好。这么好的功法，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开始洪法，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错过，把大法的好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我们村成立了学法炼功点，开始只有十几个人，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三十多人，在家学、不到炼功点来的还有其他四十多人。其他同修开始到周围的村子去洪法，于是周围村子也很快有好多开始得法炼功。

我为洪法的同修高兴，但我做不了那么大的事，我就做小事——我在自家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上一台录音机，播放《济世》和《普度》，有路过的人就送一张大法简介。看我这样，也有许多人说三道四，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大法好，我受益了，也想让更多人受益。

记的第一次看师父在大连讲法录像时，屏幕上刚出现“第二讲”的字样，我就感到一种强大的能量扑到了我的脸上和上半身（我的腰以下没有知觉），浑身麻酥酥的，就是有能量通过的那种感觉。

随着学法修炼，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思想的升华，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我身体的变化更大，许多病痛，如心率过速、低血糖、甲状腺肿大、咳嗽和严重失眠，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了。而且皱纹减少，皮肤白皙，都很明显。我本来四十六、七岁就绝经了，可炼功后，五十多岁的我又来了例假，身体朝年轻方向发展。

大法好，我不放弃

其实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我地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就出现了。那时，我们早上集体炼功的时候，就有陌生人或警察在周围晃动。他们为了阻止当地学员周末到市广场集体炼功，就监控每个小炼功点，不许人去。记的有个周末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就有人在我们的小炼功点周围晃动，让人觉的有一种恐怖感。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告诉周围的同修一个一个的陆续离开，连衣服和坐垫都别拿走。就这样，人越来越少，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了几个年岁大的同修在那儿打坐。等他们明白过来，赶紧开车去追。

从那一天起，我们的炼功点转移到了我小弟的院内。小弟拿出一丈三尺长的红布，我们自制了一个横幅，上面有“真、善、忍”，也有法轮图形，炼功时就挂在前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五点多钟，一帮人强盗一般闯入小弟家中，抢走了横幅和录音机，强制我们解散。并威胁我们：“以后不许再炼功，否则就算聚众闹事，要处理。”

到了晚上，大家竟不约而同的到了小弟家，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做坏事，大法是正的，不能随意剥夺我们炼功的权利。可还没开始，就听见院里人声嘈杂，是那帮人来了。于是一部份人就从后门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姐妹四个。

致使很多医务人员疲惫不堪。很多医院医生以创收为目标，甚至医院制定目标，给医生下任务与奖罚挂钩。

因为没钱看病的患者与干的活多而挣的工资比饭店服务生工资还低的医生之间矛盾加大，当年前总理就曾在医疗改革会上说过，中国现在医疗问题是“体制问题”，也就是他们很清楚医疗乱象是邪党体制造成的。

在这乱象的医疗环境中，很多医生就只能靠提成药养活自己。我工作多年中从不开提成药，而前些年一个医生在医院工资可能只有每月两三千，而药商的提成药能少则五、六千元多则上万元，大医院药品提成几万元甚至一年千百万元的收入。

我从不开提成药，尽量缩减患者的支出，这也是从另一方面使我的患者量较多。甚至之前有同事说我：“你不食人间烟火，不爱吃不爱穿，挣的少、少花，那也得差不多。养孩子，又上学又补课不得花钱？”

这两年医院系统更是吃紧，前几年的疫情全民反复的采核酸，强制打武汉新冠病毒疫苗，那时还有人说，“采核酸也不用你花钱，打疫苗也不用你花钱，还说邪党不好。”如今三年过后，当年把医保基金花空，新的医保政策实行，提高住院起付金，控制（实际是大幅降低）付费报销比例，不光医院举步艰难，这也是变向的把采核酸的钱和打疫苗的钱从病人身上出。最后的层层压力和负担还是压在百姓身上。

但不管怎么样医院出台号召或分配方案改变刺激，在给患者治病中，我都尽量用很经济的药方给患者治病。在其它医生或外面诊所经常一次几百元、上千元的一周治疗，在我这大多一、二百元就可以吃一周中药，甚至有的简单的病情几十元一周。

一段时间我因有事不能规律的出诊，患者量正常会降低甚至流失，而我的患者却出现了不降反增的奇特现象，而且成倍增长。这可能是我通过修炼，一部份符合了法，就出现了超越常人的什么规律。

在工作时也会有些超常的状态，比如有段时间我能心态较纯正的工作，每天连续看五、六十个患者，最忙时从早七点看到下午五、六点，下午两、三点吃一口饭接着看病，但却仍头脑清晰，不觉的累。

偶尔会发现有一些奇怪的患者，他不想挂号，不想开药，同样的事问过好几遍还是不走，我意识到好多这样是想听真相的。当我在我层次力所能及的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后，他就高兴的离开了。当然我知道，我还没能让他三退真正得救，祝愿其他大法弟子以后能救了他。

而在我学法下滑的情况下，讲真相效果就更差了，他们会用混乱不清的逻辑去为邪党说话。

三、邪党治下百姓生命艰难，在把人往下推

在医疗系统工作，更能体会到邪党对医疗系统的毁坏与向下推。在邪党治下，把医院推向市场，但却死死的管人不管钱，使得领导层抓住机会就折腾，尽所能把钱花出去，水搅混好从中渔利，加上其它人心涣散几方面使医院大多亏空，负债很高。

据北京某医疗部门人员说，国家统计，全国负债的医院超过百分之五、六十甚至更高，这样医务人员收入无法正常保障。经常有只开档案全额工资的百分之五十不到，而且医疗系统上指下派的工作也不少。

这些年官僚体系的大塌方，检察院部门忙上加忙，更多的人被“双规”审查，还要调医务人员加班保障，多数保障的补贴也不一定被哪一级部门给截留……综合几方面，

那帮人一进门就有人大声喊：“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不是告诉你们不让聚会了吗？！”我说：“这算什么聚会呀？我们是亲姐妹。”弟媳说：“也就是一起炼炼功，学学法，做个好人有啥不行啊？”一个人立刻面目狰狞，恶狠狠的喊道：“不许你们说话，都给我老实点，再不老实都把你们带走！”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打压，天塌了一般。当时我的心里真象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怎么办？静下心来想想，再难我也要修炼，因为大法是好的，是对的。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弟子要“以法为师”（《悉尼法会讲法》），还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变，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精进要旨》〈拜师〉）

外面封锁的很严，那就在家里修炼，严格要求自己，照常学法炼功，横下一条心，谁也阻挡不了。

有一天，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喊着村里每个学员的名字，要求把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上交，不许私自保留，否则查出来就带走、判刑。听到这儿，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交！把书给了他们我还怎么学法呀？！

接下来，邪恶又搞什么签字，让学员签字和大法决裂，签了就回家，不签的就要被汽车拉到乡政府办洗脑班。于是我就往汽车那儿走。他们可能看我是个残疾人，就让我回家了。

面对骚扰讲真相

那时候只要是大法学员，不管是签字的还是不签字的，村委会的干部几乎天天领着警察到家里骚扰，二十四小时

监视，每个学员都有五个人监视不许外出。晚上这些人就在院墙外蹲守，每隔十分钟就喊一次：“睡了吗？”

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骚扰，我问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村干部给做了介绍，有乡长等乡干部，有派出所警察，还有其他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把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用被子盖住，我靠在上面，可心里还是“怦怦”直跳。

他们想给我洗脑，说什么围攻中南海。我告诉他们，起因是有人对法轮功做了不公正的报导，学员去反映情况，天津却抓了人，还说让找上边儿。那上边儿当然就是北京了，这才出现了北京的万人上访，根本不是什么围攻。

乡长冷笑：“你还挺会说。”然后又丢下一句“不要再炼了”，就走了。

当时我因为怕资料被发现，声音比较小，总觉的自己不够理直气壮。

后来他们又来我家，而且都是生面孔。我客气的和他们打招呼，然后给他们讲了我们修炼人的故事：

迫害前，我们经村委会同意，每天早晨在村里的娱乐中心炼功一小时。当时那个院子很脏、很乱，到处都是乱草和碎砖破瓦，根本没法用。我们几个学员自发的开来农用车，从家里自带锹、镐等农具，干了整整两天，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当时村里的人都说：“看人家炼法轮功的，不要报酬，活儿干的这么好！”

一九九九年底，该交电费了。我们那里是每季度交一次电费，我家每次大约一百二十元左右。这年冬天正赶上儿媳妇坐月子，家里是床，没有火炕，也没有暖气，我们就借了电暖器。这东西很费电，所以年底该交电费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丈夫多拿点钱。结果交钱时，会计看串行了，按下一家的数交了钱，却在我家的名字后打了勾。

丈夫回家告诉我，交了九十六元。我当时就说，“不对，

她说的这事，给我很大震撼，因为时常觉的自己不精進，会有时淡淡的觉的是不是师父已经不管我了，自己不值得被管了。因为我目前觉的一个大法弟子，一定会认清邪党的邪，一定能认识到庙里那种多数被低灵和邪党浸染的地方，这么明显的不二法门的事，她还糊涂。而她这个状态师父还在慈悲的看护着她，师父真的是尽一切在救度着、管着每一个大法弟子，甚至每一个生命。

我也鼓励她要多学法炼功，也建议她多看看同修的修炼交流心得。我自己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受益很多，这么多年走过来，真的是要感谢同修们辛苦的开创交流的平台。最起码在看文章的时间里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差距，同修证实法和修炼的状态也在震撼着我的心灵，更多的体会到自己体会不到的大法的更多内涵和伟大。

二、在工作生活中面对众生在神念与人念中徘徊

作为一名高级中医，由于大法给予的智慧，我在同行中比也小有成就，在同一环境中对比我受患者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感恩于大法给予的智慧，专业中医书我虽看的并不多，但能很快的理解的更深。另一方面，在这种邪党管控的社会，人心不古被推动的追名逐利的人多，虽然我修炼的不太精進，但能尽量的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能为患者着想，放下名利，所以很多患者这方面也信任我，说我是一位给患者省钱的医生。

体会神韵的运作方式我就想，那我的工作也是面对众生的平台，在时下经常出现买患者的变异时代，我就是尽量用善的一面对待患者，患者之间也会推荐他们认为好的医生，所以大多我的患者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这样过来的患者信任度要好，他对医生的戒备心、疑心要小一些，省去很多沟通的麻烦。

师父万般辛苦正法要做的。而只要我们在大法中努力，不管从什么状态开始，大法的力量是超常的。

一、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

在得法前，小时候在我对宇宙人生的思索中就曾出现过“真善忍”组合在一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那天，我有幸参加了长春的一个学法点学法。然而多年在党文化中的污染或许还有根基不足等原因，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

一晃两年后的二零零一年，出于对一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认同，我和他接触多了，他鼓励我真正的走进了大法修炼。如今虽然不精进，回想起来，但对大法和对正法过程及对旧宇宙旧势力和邪恶干扰迫害正法的认识，早已不是当初那样完全是被党文化灌输的很低的状态了。

前段时间遇到一位不小心摔伤了脚的老年大法弟子，和她简单交流一下。在我看来她也不太精进。在她摔伤前还与找她交流的大法弟子争辩，她还认不清邪党，甚至与社会上一些人一样的说辞，她认不清是邪党附体在中国国体上吸百姓的血，认不清是中国人养活了邪党，而混乱的说“没有邪党谁给开工资老保”。甚至那段之前还常去庙里捐钱什么了。就在与同修争辩后的三天，她出门时从天天走的三阶台阶摔了出去（她自己觉的象被谁推了出去），摔了脚骨。之后同修和她交流，她再次醒过来。

说完这个过程。她和我说在此之前在她自身发生的神奇事，也是有段时间好久不学法炼功了，身体出现了状况，想起来要学法炼功，但能找到的同修因那段时间压力大不敢来教她，她自己试着炼功时，忘记了动功功法的手怎么过来的，结果炼功时一股力量拧着她的手做了下来——她当时就明白是师父在教她炼功。

咱们平时每个季度都是一百二十元左右，今年冬天我们用了电暖器，应该更多，怎么还能少交呢？”于是我让丈夫回去找会计核实一下，这才发现弄错了，我家又补了五百零八元。村书记马上就在大喇叭里广播了这件事，说别人都怕电费交多了，而我家交少了还主动来补上。很多人说我们傻，但也有人赞叹说：“人家炼大法的就是不占便宜。”

对方听我讲到这儿，也不禁说：“说的真好，好就在家偷着炼吧。”

二零零零年春的一天，村长带着乡政府的六、七个人来到我家，说看我在不在家。我说：“我这样的还能上哪儿去？”村长说：“今天你们师父的大法身在天安门显现，让你们都到天安门圆满去！”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就奇怪了，我是他的弟子都不知道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回就知道谁在造谣了吧？”那帮干部一下都笑了。从那以后，他们几年也没来找过我。

几年后的一天，村委会的人又领着一帮人突然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在做真相护身符塑料牌，情急之下，赶紧用被单蒙上，但蒙的不严，我就发正念让邪恶看不见。他们一进来还是老一套，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对个人、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炼？另外《宪法》里也规定了信仰自由……”后来一个大个子说：“你说不炼就不行？”我说：“你说对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炼功，门外来了一男一女，直接进了屋，他们说是派出所的，而且那个男的很客气的说：“没打扰到你吧？”我说：“打扰了，我正在炼功。”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拱手作揖。

那女的一看谈话要开始，就拿出录像机准备录像。我严肃的制止她：“不许录像！”那男的也示意关掉录像机。

于是，我从大法洪传世界，《转法轮》翻译成多种文字

在全世界发行，说到祛病健身的奇效。又从百姓看病难，无钱看病，说到社会分配不公和各种腐败。最后说到善恶有报，大法度人。

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听着，也没说什么，最后拱着手退着离开的时候问我：“你不恨我们吧？”我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也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可还是要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

朵朵小花救世人

二零零一年，邪党自导自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一时间闹的人心惶惶，但我作为大法弟子，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破绽。比如：大法不叫人自杀，自杀是有罪的；身上着火，头发却完好无损等。这时候我更意识到，不但要自己明白，更要让世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否则世人就会被恶毒的谎言毁掉。

可那时农村大法弟子少，文化程度低，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全村也没有几家有电脑的。没有正规的真相资料，我就用手写，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灭中共”等短语写在纸上，再装进用红纸折成的小纸包里，发到各家门口。

后来，一个镇里的同修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台刻录机。我赶紧联系了一个本村的同修，让他想办法买光盘。另外还有十几个同修主动出钱买了电脑，和市里的同修学习后，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建成了一个小资料点，从此开始做资料救人。

师父让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可我不会走路，怎么办呢？我就先从家人入手。因为我修炼后的表现家人都很认可，对我很支持，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家人就全三退了。

孙女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生，她的同学好

苦中修去了数不清的人心、人念。每一次考验，都是舍去常人心的机会。

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会继续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弟子会尽力完成。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多学法多看同修交流 找到差距走出低迷困境

文：中国东北大法弟子 轻舟

【明慧网】我是一名中医，高级职称，一九九五年开始接触大法。看到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通知，明白自己应该交一份修炼交流体会，这也是修炼。同时交流也能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帮助从不好的状态、从旧势力制造的各种修炼困境中增加信心，找到自己不易察觉的执著与漏，修上来，同化大法。

自己觉的同修的交流传递着大法的能量，是我在修炼困难时的很有力的帮助。但又觉的自己修炼的差，不知道可以写什么，正巧听到一位打真相电话同修的交流文章。他讲述的是从不会打，照着稿打真相电话开始，从打电话劝三退，执著三退人数，甚至有人明白了真相但没入过党、团、队，自己觉的“可惜怎么没入个什么让我退一下”；到讲真相被骂，不在意且能自然的笑出来，达到自己以前认为永远也到不了的境界。

听到这些交流，我觉的还是要写一下，至少与和我一样不精进状态的同修交流一下，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状态，我们都要振作起来，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需要，也是

一转身的功夫，旁边又出现了一个女人，我送她真相台历，给她讲真相，她也非常爽快的同意三退了。就这样走一个人，再来一个人，没走多远，真相台历送完了，那天遇到的人都接受真相。我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世人能否被救度是息息相关啊！慈悲来自于法，正念来自于法，要完成师父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多学法，学好法尤为重要。

二零二零年新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出现。我所在的城市迅速封城、封小区，同修们不能来我家学法了，大家每周要用的真相资料也拿不走了，当时我做出来的疫情特刊有八百多本。开始时，我在本小区发，但本小区发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其它小区也是封着的。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给弟子指路，让弟子能进到其它小区里。”

当时我有工作证明，出入本小区还是方便的。每次我拿上几十本，信步沿街走，师父就会让我看到哪个位置是可以出入的伪装围栏。在师父的安排下，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才能把真相月刊传递出去。

在修炼过程中，在证实法的路上，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当有疑问，有困难时，我常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的巧妙安排立即就使事情峰回路转。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大学家属区发真相月刊，由于小区刚改造过，单元门都是紧锁的。我在楼群中穿梭，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进不去这些门呀，请求师父帮忙。”我刚说完，就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感觉是从离我不远的一个单元的二楼发出的，我意识到这个单元门马上就会被刚才咳嗽的人打开。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那个单元的台阶，这时门“叭”的一声开了，他出，我进，完美衔接。我心里知道，这是师尊的安排。

回望自己这十七年的修炼历程，我这个为私、为我的常人，在师父的安排下，在矛盾中、不公中、得失中、吃

象都愿意来我家。只要她们来，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此外，我把我家周围的左邻右舍也都劝退了。

正法还没结束，需要救度的众生还有很多，我愿意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继续做好该做的事。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

文：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今年六十九岁，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有缘喜得大法。得法前，我视力很差，看东西模糊，能见度不到一米，跟瞎子差不多；我还有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神经性头痛、头晕、胆囊炎等毛病。学法炼功后，这些顽疾都不翼而飞，走路生风，一身轻。我修炼二十多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稳步走到今天。借此神圣的法会的机会，把我修炼经历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

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小时候家中困难，姊妹多，所以我没念书，不识字。刚得法时，我只能看师父讲法录像。那时同修在我家集体学法，大家看完师父讲法录像后就集体读法。开始我听同修们读，后来心里着急，也想读法。可我不识字，眼睛又看不清字，可怎么办？

但这确实是我的愿望，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也要看书。”第二天，我跟辅导员说，我要请师父的《转法轮》。

辅导员问我：“你能看不能看？”我说：“能。”就这样，同修为我请来一本《转法轮》，我高兴的接过来。就算一个字不认识，眼睛也看不见，我也要学会读《转法轮》，还要把师父全部的大法书都得读下来。

有了决心，在集体学法时，同修读一句，我跟着逐字用手指着读一句。过后有的字不认识，就问丈夫。后来还跟他学会了查字典。我终于能读《转法轮》了。渐渐的师父的其他著作我也会读了。

这其中，我的眼睛从看不清，到逐渐看的清。在学法后一年半的时间，眼睛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

二、否定迫害 堂堂正正回家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与同修一起进京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讨公道，大法教人向善，学员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做好人，何罪之有？！

我两次去北京都被绑架回当地关押、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后，上访无门，我就出去发真相传单、贴真相不干胶，也曾被多次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快过年的时候，在最后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市政府洗脑期间，我与一同修半夜翻墙跑了出来。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再和同修联系了，回家也不安全，就流离失所了。后来很幸运跟外地同修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窒息邪恶》。在外地同修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住处，就继续外出发真相资料。

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一次我背师父的法：“大法徒上九霄 主掌天地正人道”（《洪吟二》〈预〉）。背完这段法后，我就悟到该回家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师父还告诉我们：“放下生死你就是神”（《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这一天经历的大小事，一幕幕象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我一下找到了问题的根，画面定格在开始发光盘之前：望着警察远去的背影，我脑中闪出一念“这儿挺危险”，我当时轻易的让它划过去了。承认有危险，那么危险的因素马上就起作用了，这不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吗？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明白错在哪里了，我一定记住这次教训，好好修。”到看守所的第十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三人被无条件释放，一起平安回家了。

在看守所期间，有十八名有缘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一个是吸毒进来的牢头。在监室里，我想办法换位置，给不同的人讲真相，但我没想给这个牢头讲，觉的她不是个好人。有一天，牢头突然肚子疼，我想这是不是师父安排我给她讲真相呢？于是我趴在她耳边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真的念了，而且马上肚子就不疼了。我再劝三退，她很容易就接受了。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分别心，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传递真相，要给能遇到的生命机会，在善恶间，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都是师父要救度的生命。

每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小组同修都配合着制作真相台历，发放台历。我和多位同修都配合过发台历，讲真相。但由于我平时要上班，很多时候还是我自己单独出去发台历，讲真相。

有一次已经是深冬了，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小雪，路上也看不到人。我背着真相台历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心里想：“世人啊，你们太苦了，你们迷失在这尘世中，每天在为名利奔忙，忘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真义，多苦啊……”正想着，前方街口出现一个推车子的老人，我赶忙快走追上，送给他台历；给他讲真相，老人爽快的答应三退。

从二零一零年起，我们小组同修开始大量发神韵晚会光盘（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那几年，我们每天晚上粘贴光盘盒，周六、周日出去面对面发放。这样面向世人的真相月刊、面向同修的明慧周刊发的就少了，再后来就几乎停了，只发神韵光盘了。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心里想着停发真相资料的事，心里问自己：“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对呢？”

这时公交车进站了，人们匆忙的上下车。我忽然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人群中正在很专注的看一本真相资料，一直到公交车离开，他的目光都没有离开他看着的那本真相资料。那一刻我流泪了，我为这个年轻的生命能明白真相而欣慰，更感动于师父以这种方式告诉弟子：真相资料要继续做，不能放弃。

在证实法的这条路上，无论是上楼发真相资料，还是面对面传递真相资料，或者面对面讲真相，或者是贴真相标语、挂真相条幅、自喷漆喷字等等，都是证实法，我都尽力去做，师父会安排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了解真相。

修炼的路上，我虽然时时想着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也有被钻空子的时候。二零一三年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小组的同修上午一起学法，下午去发神韵光盘。到了预定地点，看到两个警察站在那里，同修们对视了一下，静静的发正念清场，很快警察就走了。

我们开始沿着大街小巷向迎面而来的路人赠送光盘，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很顺利。我带的光盘发完了，又到同修包里拿了十来盘继续发。当我手里还有最后一个光盘的时候，几个警察在我面前出现了，我和另外两个同修被带到了派出所。我们抱定一念：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警察若听，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不听，我们就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

大法弟子正人道，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邪恶算什么？！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做主，我要否定流离失所，堂堂正正回家。

三、坚定正念 闯过家庭魔难

我计划回家，但没直接回家，先去找儿子，问了家中的情况。他说：“你走脱的当天半夜，我爸就被绑架到市政府关押。第二天他们拷问他你的下落，他不知道你在哪，所以说不出来，他们就打他。”

儿子嘱咐我：“妈，你回到家，不管我爸说什么，你都不要抗争。也不知道政府那些人跟他说了什么，他回到家就拿把刀，说找到你，要杀了你。所以我也就不回家了。”我听了儿子这些话，心想：不管我修的好不好，也有师父给我做主。

邪党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也连累了家属。

邪党人员绑架我丈夫后，对他实施暴力和恐吓，让他受了很大冤屈，窝了一肚子火。当我和儿子、女儿一回到家，丈夫一见我就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我们三人什么也没说，直接去厨房做饭了。做好饭，我叫丈夫吃饭，他不吃，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走，我把她杀了，看看她要我还是法轮功。”

孩子们不走，他就把刀抵在我胸口让我选择。我背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面对气势汹汹的丈夫，我说：“我要大法！”他连续问我三次，我始终就这一个答案，当时我就是一点怕心都没有。

他见威胁不了我，把刀从我胸口拿走扔在地上，说要跟我离婚。我说：“好，吃完饭再去。”吃完饭，他说：“走吧。”这时孩子们都想说点什么，我挥手示意什么也别再说，然后跟他走出了家门去离婚。

去离婚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先去看看你爸妈，离

了就不能看了。”我趁机跟他说：“离婚我也要告诉你，我不在家时你受苦了，你以后好好保重身体，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到了我妈家，正好我妈和弟媳妇在门口，弟媳说：“二哥二姐来了。”我说：“我们要去离婚，先回来看看爸妈。”弟弟闻声赶来，说：“都跟俺姐离婚了，还来看什么爸妈？！你走吧！”弟弟拦着我丈夫，不让他进家门。

母亲问他离婚原因，他回答：“法轮功。”弟弟俩口子一听是这个原因，更不肯了。弟媳说：“二哥，俺二姐炼法轮功，你才有福呢！”丈夫一听这话，竟然顺坡下，对我说：“弟妹叫你炼法轮功，那我就不管了，你上哪学法炼功我都不管，我不离婚了。”

我说：“咱家是炼功点，我叫他们来家里学法炼功。”他说：“好。你做什么大法的事我也不管，还给你帮忙。”

随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回到家，孩子们正在家哭，丈夫说：“你们别哭，我不和你妈离婚，俺俩刚才到你们姥姥家去了。”俩孩子就不哭了。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定正念闯过了这个亲情形式的难关。

四、从新建立家庭资料点

在大法和师父洪大慈悲的感召下，丈夫就象变了个人一样，十分支持我学大法，帮助我建立资料点，发真相资料救人。

我回家后的第二天，有同修就到我家学法炼功，我家的学法炼功点慢慢恢复了。虽然有的同修一时还不敢来我家，我们的集体学法一天也不落下，来几位算几位。

两周后，我想把我家的资料点重新建立起来。我问丈夫：“我不在家，做资料的东西呢，叫他们拿去了？”丈夫说：“一点也没叫他们拿走，都在家里。你和儿子都叫他们抓了，他们能不来咱家吗？我关上门，一晚上没睡，都藏起来了。”

没有给弟子们安排被迫害，没有安排不安全。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对不接受；那些会被抓、被审讯的思想根本不是我，我也没想过发真相资料会被抓，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路。

我常在心中告诉自己：“师父没安排的，我都不要。”

由于初期我学法不深，分辨不清有些念头不是正念。有一次，我心里冒出了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不害怕。”我当时以为这是正念，也没在意。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坏人在追赶我，我一点也没害怕，跑到一个桥洞下面躲起来，结果被追赶我的人一眼就看见了。

对此我悟到：有坏人追赶，说明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怕”只是常人的一种勇气，而且是在承认有迫害存在的思维中产生的一种应对思维。常人的思维怎么能抵挡的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呢？是师父点化我，要我明白这也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信师信法，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清除会被抓、被迫害的思维，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才不起作用。

三、走师父安排的路

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我不断从内心坚定“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一念，许多事真是柳暗花明。下面仅举几例，与同修们交流：

得法初期，我侄女来到我所在的城市上学。学校有宿舍，但没有强制规定学生必须在学校住宿，侄女喜欢住在我家。我白天上班，晚上要照看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做饭、收拾家务，再照顾好侄女的起居，我学法炼功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一天，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心里对师父说：“我不知道侄女在我这里住是不是师父的安排。如果是，我百分之百接受，我会完全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对待这件事；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那我不接受强加的任何安排。”当天侄女就告诉我，她决定以后住在学校，不回来了。

那一刻，无神论在我心里轰然崩塌，我从一个被中共邪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瞬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成为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坚信，我们的师父是来救度苍生的，这是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

丈夫当时担心我过早的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会因为理解不了而被障碍住，所以我刚学法时，他坚决不让我看《转法轮》以外的师父讲法。为了不与他争执，我就在他不在家时看。

随着不断学法，我知道了自己有责任向众多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世人讲明真相。带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我家很快就建立了资料点。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学法，周末出去发真相资料。

二、明辨

得法修炼的同时，我就感到自己有责任让更多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但初期对旧势力的认识是模糊的，也不清楚怎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做证实法的事，我的思想中会不断出现“如果被抓后，我怎么怎么跟警察对着干”等，这种思想时常自动往出冒，压不住、排不掉，直到我在法中领悟到了师父的安排。

师父讲：“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

师父的法深深触动了。师父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前提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

我要听师父的话。从此以后，遇到的一切大小事情，我都先思考一下真正的修炼人应该怎么想，怎么做。这样一对照，再看那个非常顽固的被抓、与警察如何斗智斗勇的思维，就发现这不是真正修炼人应该有的思维——师父

听了丈夫的话，我流泪了。他说：“你哭什么？”我说：“你做的太好了，你受苦了，谢谢你。”他高兴的说：“这些机器是花钱买的，哪能叫他们拿走！”就这样，我们很轻松的把资料点又建起来了。

从那以后，我们学法、做资料时，丈夫就出去看着人。来人了，他就打打门；前门、屋后都没有人时，他就帮我们打包资料。他很能干，跟我们配合的很好，同修们都替我高兴。我们一起走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发传单，我们希望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能得救。

集体环境中，同修们提高心性都很快，相互协助克服困难。多年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的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一直走到今天。

五、信师信法 正念闯过病业魔难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浑身发抖，开始咳嗽伴咯血，咳出的是红色的血片片。不能看书学法了，我就戴上耳机听师父讲法录音。后来我迷迷糊糊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我就求师父救我，一会又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多长时间又醒来了，我再次喊师父救我，不停的喊。这一天之中我昏死了三次，醒来时还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我还大声说：“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弟子哪里修的不好，就在法中去修好。坚决不要旧势力的一点东西。请师父给我做主。”

后来我挣扎着下床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弟子下决心跟师父回家，就算我这个弟子修的不够好，我要从法上归正、修好，哪怕师父不要我了，我也必定跟着师父的脚步，就是跟着师父回家。”

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用师父赐给我的佛法神通清除邪魔烂鬼，天天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我的身体一天

天好了起来，半个月內，过了这次夺命的病业魔难。真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入户安装新唐人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仁义

【明慧网】……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刻，我想起了师父。我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我一定要把众生救了。过了一會兒，机会终于来了。我一边考量电视线路的走向，一边嘴里情不自禁的叨咕：“唉，怪不得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呢，是它（毛魔头）给搞的呀！”话刚说完，男主人便急切的过来问我：“怎么？怎么？”

——摘自本文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弟子，现在七十多岁了。二十多年在大法中修炼，我坚定的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必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做的不好。平时我说话一套一套的，可是一到讲真相救人时，就不知如何开口了，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多次向常年走街串巷讲真相的同修提出要与她们搭伴结组，学学经验，找找感觉，可是大多数同修都有伴了。我只好参与发放真相传单、小册子，贴真相标语等。有时

走师父安排的路

文：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在一家私企公司任部门经理，今年五十三岁。二零零八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九年了，这时我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修炼后，我象一只快乐的小鸟，感觉自己真幸运，在中国大陆这种迫害环境下我还能修炼大法，还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这机缘太珍贵了！

我修炼不是为了治病，但是修炼后，困扰我的慢性胃肠炎、咽喉炎、颈椎病、腰肌劳损这些病都彻底好了。十七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十七年前入职时，我是这个公司年龄最大的员工；现在公司员工团建一起爬山时，我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人。我有一个好身体，完全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在十七年的大法修炼历程中，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一、入道得法

丈夫比我早十五个月得法修炼。那时他找各种机会劝我修炼大法，可当时的我很是不接受，他越说我越不听；直到有一天，他不劝我了，我自己却突然心生一念：“要不，我试试炼功？”就这一念，师父就开始管我了。当天晚上，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表现上是腹泻，但我身体一点儿也不难受，反倒感觉非常轻松。一连几天，我都是白天正常工作，没有任何腹泻症状；晚上回到家了，就开始一次次跑厕所。

那时丈夫学法时，我多少也听进去一些师父的讲法，所以我明白师父已经在管我了。我主动请丈夫教我炼功。当学到第二套功法时，我感觉到法轮在两臂间旋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法轮旋转的能量感非常强。

时候他是站在了我们辩护席的一边，偶尔站在我母亲的一边。象老朋友一样，叫我别象上次一样紧张，夸我第一次开庭就说的很好，这次也很不错。

当公诉人辩驳我的质证时，法官阻止她，说：“她辩她的，你说你的，我庭后自会核实。”

辩护律师也说的非常好，还提供了各地对法轮功案件的判例，有不起诉、不批捕、撤销案例，还有实报实销判决（关押多长时间就判多长时间），各地公检法的明白人都在技术性的处理这些案件，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诉就不诉，有的法官称病不出庭，也有取保候审不了了之的，也有保外、监外执行的，没有领导给这个案子签字背书，是自己在承担责任。

法官听的很认真，说自己现在也很挠头，处理这个案件很麻烦，公安、检察院撤案就好了。我想法官这下应该是明白真相了。

庭审结束时，距离大陆征稿的时间不多了，匆匆成文，多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谢谢师父，把可救的生命安排在母亲的案子上听真相。其实公检法的人真的很难，很不容易，他们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赶紧提高上来，帮助众生走过旧势力安排淘汰生命的大劫。

向内找是通天的法宝，每一次的提高，都是因为我向后退了一步，查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就把更多的法理的内涵展现出来。学好法、向内找，坎路变通途。请年轻的同修，也能抓紧最后的时间，利用年轻人的特长，勇猛精进，一起回家。谢谢未曾谋面的公义论坛同修，也谢谢去年给我们地区普及法律、增强正念的同修，是你们使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祝我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谢谢师父！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我自己也摸索着一点一点的开始讲真相，但是效果不理想，救的人不多。

过了两、三年，我还是想与讲真相做的好的同修结伴。她们说：“你把新唐人电视安装项目做好就行了，救人的力度更大！”安装新唐人电视？我不会呀！再说跟谁学呀？我从心里往外都觉的做不到。那时我学法不深，只知道做事，没在法上认识法，不知道向法中求。

二零零七年，我顶着压力与家人们商量，要在家里安装新唐人电视。开始家人不同意，怕招来中共邪党的迫害。经过多次沟通，家人终于同意了。我请来了技术同修为我安装新唐人电视。过程中我也跟着忙乎。不一会儿，新唐人电视就安装调试好了。

我当时诚恳的与技术同修说：“我也想学着安装新唐人电视。”同修当即就答应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经同修的帮助，不长时间我就学会了安装。从此，我就走上了这条救人之路。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打开局面，进行免费安装。有的人由于怕心，不敢接受，怕邪党找麻烦。同修们从亲朋好友入手，推荐安装新唐人电视。有的经过协商同意安装了，我们劳心费力，好不容易安装调试好了，可一有风吹草动，人们老是恐惧，不敢切换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总是看邪党的电视。有的人怕邪党人员发现被整治，悄悄拆下接收装置。

这么好的救人项目一度搁浅了，救人的人数甚微，有的前功尽弃。经过冷静的思考，我认识到，给人讲真相，破除邪党的壳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从此后，我走街串巷的给有缘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的真实性、可信性，中共电视的虚假骗人信息，是欺骗老百姓等等。不管走到哪里，就是面对面讲真相。但有时还是被拒绝了，给我修炼的这条路带来了瓶颈。

我心里非常着急，难道这条救度众生的路我走不通吗？

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精进要旨二》〈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豁然开朗，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啊！

我盘腿打坐，向内找：我为何被拒绝呢？这么神圣的救人项目，不能用人心对待，着急心也是人心；我做事的心大于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费心费力爬高上楼顶，安装好的接收装置却被拆毁了，自己生出了怨恨心、不平的委屈心等等，这些都是我在法上应该归正的。执著找到了，情况就有了变化。

一位同修找到我，说去乡下给她舅舅安装新唐人电视。临行前，她反复叮嘱我：“我舅妈得了不好的病，医院都不留了，寿衣、墓地都买好了，可能没有希望了。我舅舅是个老军人、老党员，脾气非常暴躁，最近心情又不好，你可千万别向他讲大法真相啊，以免他反感。让他先看上新唐人电视后，自己慢慢转变吧！”我说：“知道了。”

到了她舅舅家，进院一看一片狼藉，外屋地上更是锅朝天、碗朝地的，堆满了柴草，无处落脚。屋里除了患病卧床的女主人之外，家徒四壁。进屋后我回头一看，毛魔头像贴在北墙上。我心里想：“这个真相我讲还是不讲呢？讲吧，男主人面部表情冷冷的，不太友好，同修又反复强调不让我讲。不讲吧，女主人来日不多了，危在旦夕，一旦失去机缘，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刻，我想起了师父。我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我一定要把众生救了。

过了一会儿，机会终于来了。我一边考量线路的走向，一边嘴里情不自禁的叨咕：“唉，怪不得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呢，是它（毛魔头）给搞的呀！”

话刚说完，男主人便急切的过来问我：“怎么？怎么？”

第二次开庭是因为法官要求公安局说明为什么认定意见通知书没有通知当事人和家属。这个所谓证据材料对我们没有害处，我想，再开庭是给他们再次讲明真相的好机会，我该好好准备。我把论坛同修给我的质证思路理解吃透后，心里很有底气。

有一天，我接儿子放学回家，天气很好，法律辩护也准备好了，我也好久没陪孩子在外面玩了，就决定领着他玩了一会。看着别人都是一家人陪着孩子玩闹、嬉戏，我动了一下心，但当时没有及时压下去。和孩子回家后，丈夫让我帮他取快递。我下楼取快递的时候，儿子在家喊：“妈妈，你快点回家啊。”我听了有点心酸，在去快递站的路上，负面思绪涌动，心酸的觉的别人家都很团圆，而我家却……

我赶紧压制这思想，问自己：“常人追求这些是正常的，你追求的是什么？是要割舍人间的一切，助师救人的，我追求的不是人间的幸福。”这样想着，我好了一点，但还是隐隐心酸。我就又背“有师在，有法在”，背了几遍后，心情平复了。

二次开庭那天，临走时，我背法：“把那事情看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一路上，我背着这段法，心里越来越踏实、坚定。对啊，我这次开庭是救人去了，不是为了人给我们公正，不是为了我母亲案子如何，也不是要说服公诉人，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把善的力量带给他们。

这次开庭效果非常好，法官没有坐在审判席上，更多

我开始想师父的法，师父说：“一个不动能制万动”（《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念了两遍，心里平静多了。对啊，我是动心了，才产生的消极思想，修炼人有何惧怕，若再次开庭对众生明白真相有利，那我就去，若不是，发正念清除制止迫害。

冷静过后，我去法院看新的证据。一路上我都发正念，请师父安排法官出面，果真是法官出面，把证据给我看的。

我跟他讲：“我母亲到底有没有违法犯罪，你们法律人是知道了。她一个百姓，怎么能破坏了法律的实施？我母亲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自由的环境下修炼了法轮功，她修炼的唯一目地就是做个好人、与人为善。是因为江泽民僭越法律，编造假新闻，制造仇恨对立，发起非法运动迫害在先，我母亲澄清事实在后。江泽民利用权力，把迫害法轮功作为头等大事，重用迫害法轮功卖力的官员，使坏人为官，现在纷纷被查、落马，老天有眼，就是迫害好人遭了报应。”

法官说：“你可别吓我，我看很多没打压法轮功的也被查了。你是年轻人也别太激进，别到处宣传。以后要让我看到你在被告席上，你看我踢你不。”（他是开玩笑式的提醒我注意安全）。我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为官一方，应该是人民的父母官，官员在自己任内发生迫害法轮功事件，不能说当官的没责任啊。你为我好，让我保护好自己；我为你好，希望你也能保护自己、全身而退，那咱俩就都保护好自己，也谢谢你！你很善良，是我这段时间唯一碰到对我抱有善意的体制内人员。”

他说：“你可别谢我。你说的好听，我假如把你妈判了，你马上就会控告我徇私枉法了，到时候你就该到处告我了。”

我说：“我是尽人事听天命，我母亲的事情上你也说的不算。控告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选择上诉、申诉。控告不是目地，是希望您不做背锅人。”

他以为我是会看风水的人呢。我指着毛魔头的像说：“人死了就是鬼魂了，阴阳两隔，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过年都请家堂、供祖先，以表达饮水思源、祭祀之意，但都不敢久留，三、两天就送走。唯恐不走，还要燃放爆竹欢送一下，否则怕家里的人闹毛病等等。你们常年把这个留在家中，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如何受的了啊？！”

男主人疑惑的问我：“不说它是什么神佛，能保佑吗？”我笑了笑说：“神佛是慈悲的。咱们这岁数的人讲不做坏事，怕伤天害理，而它让你战天斗地；人们怕毁神谤佛遭报，它让你扒庙、砸佛像；人们不敢欺师灭祖，它让你批孔孟、崩祖坟；人们最怕断子绝孙，它大搞计划生育；甚至与它一起打天下的人都没得善终。善恶有报是天理，它作恶得偿还。所以谁家供它，它就坑谁家，谁家就麻烦不断！”

没等我说完，男主人突然高喊了起来。我没听清他喊的是什麼，当时被吓了一跳，心想：我哪里说错了呢？赶紧向内找。

这时一个小伙子从外面进来，问道：“爸，喊我啥事？”男主人指着毛魔头像说：“把它给我撕下来！”

我与同修都松了一口气。我告诉小伙子：“赶快把它放到灶膛里烧了。”

此时同修也开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全家人都做了三退。我们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会身体健康，平安吉祥。

我开始安装新唐人电视，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装的特别顺利，一会儿电视节目就调试好了。为了能让他们喜欢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我告诉他们电视节目都是真实可信的，没有说谎骗人的东西，若长期观看，会改变周围不正的因素，形成纯正的能量场，对身体健康大大有利。

我说的这番话，这家人都听明白了。

他们也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过了不长时间，同修高兴的来告诉我说：“我舅妈自从看了新唐人电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现在都能下地做饭了，她家里人高兴的不得了！”

听到这个喜讯我也激动万分——那样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得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

一次，我带两个正在学习安装的同修给一家个人企业安装新唐人电视，被不明真相的员工举报了。警察将我们三人劫持到派出所。

非法抄家时，警察在卧室里发现了几封我给公安警察写的劝善信，他们可能都看了。在派出所，负责办案的警察手拿着信来到我身旁，态度温和的问我：“这信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你挺有才啊。”我说：“是我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们明白真相，大难来时能得救！”

他听了之后点点头，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后，就把我们都放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

由于入户安装新唐人电视项目的特殊性，我能直接接触的众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那里。每次外出前，我都要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安装新唐人接收器顺利成功，使我遇到的众生能够得救。安装成功之后，我还赠送真相小册子或真相视频卡，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每到一处，我都要告诉众生：法轮大法是福泽苍生的高德大法；法轮功被迫害、大法师父被抹黑是中共制造的世纪奇冤；中共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散布弥天大谎，不让众生了解真相，阻碍众生得救，就是想毁掉众生。新

这期间我修炼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要出庭辩护，我没有时间认真追找自己的一思一念，只是泛泛的修心。

第二天开庭，路上我背法：“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对啊，开庭不是什么难事，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很高大。

就这样，开庭过程中，除了一开始的紧张，我把自己准备的话都说了。母亲的状态也非常好，头脑清醒，正念很足。法官很公正客观，很体谅我第一次当辩护人的紧张，也尊重我的意见，解释了庭前我递交的法律申请。

庭审结束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感到师父启迪我：原来律师强调整体、论坛同修强调法律，是师父让我把二者都熔合起来，都要做到啊；原来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是师父看我修炼的路上不能让同修都捧着我说，都说我做的对，那只会害了我，恰恰有人指出、有人制止，才能让我停下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该有更大的智慧、更全面的思考问题。原来我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不喜欢矛盾的产生，我怕矛盾的产生。这个“不喜欢”和“怕”就是执著，修炼人应该积极的应对矛盾，也敢于面对矛盾，矛盾中才能修炼。我修正了自己这个错误的观念。

庭审后，我及时给论坛反馈。有一个论坛同修一直鼓励、称赞我，另一个论坛同修一直指出我的不足，严格要求我。我很感谢他们无私的帮助，让我在法律反迫害的路上有依靠、有安慰。谢谢未曾见过面的论坛同修，让我感受到了同修是一个整体。

6. 二次开庭魔炼心性 摆正心态

庭审结束一周后，律师说法官有新的证据，要二次开庭。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很迷茫，有点心酸无助，好象这段时间发正念没效果一样。我差一点消沉。

己的基点不正，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他的。第二天，调整好心态，我写复议是为了司法机关能看到大法的真相，洗刷中共污蔑的谎言，让大法的真相在体制内广传。我相信我的善意、大法的力量溶进了我写的行政复议中。十天拘留的教训，让我走的更稳、更扎实了。

尤其我调整了自己发正念的状态；以前发正念是为私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难题；现在我腰直颈正，为了减少损失，为了解救众生而发正念，延长发正念时间。之后，我有一种助师正法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我明显的感觉是：不好的思想不敢来了，我的空间场好象很热、很烫脚一样，坏思想刚冒出来，就马上被烫的缩回去，好象晚一秒就会被我清除了一样。

5. 开庭过程促我走正路

后来，援助律师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法院要对母亲开庭。我和家人在最后庭审阶段请了维权律师。同时我申请了亲友辩护，开始紧张的准备辩护词。

这段时间公义论坛的同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认真的了解相关法律，尤其关键的法庭质证环节。一开始，我看不下去法律，晦涩枯燥，难以投入进去。我会停下来学会儿法，坚定自己要走的这条路。一周时间，我整理好辩护词，并发给论坛的同修看。论坛的同修要我删减其中一段，我发现正是自己思想不正的一段——我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取巧的利用常人给大法弟子公正，这是不正的观念。

在与律师配合中，我有种不能调和的感觉。律师总是强调整体，让做整体同修的工作，认为我研究法律没用。而公义论坛的同修是法律专业人士，更专注在法律层面，给我提供材料。而本地有些同修，认为我在同修间交流自己给公检法讲真相，是演讲乱法，造成个人崇拜、学人不学法。

唐人电视是面向全世界众生讲真相的媒体，内容真实可信。他们听后产生了想了解真相的愿望，随之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多年来，我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方方面面都成熟了起来，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实修，路走的越来越宽，越来越好。我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把救度众生放到第一位。

由于中共邪党网络封锁严重，每发生一次封锁我都要挨家挨户的调试、维护。特别是乡下路途远，工作量更大，我不管刮风下雨，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尤其到了过年、过节，众生在阖家团聚的时候，免不了要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因为邪党干扰破坏，收视信号常常被中断，这时我哪怕正在吃饭，也要撂下饭碗，马上出发维护，不能影响众生收看电视节目。

近二十年来，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我都一直坚持走着，因为这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之路。我一定走好这条路，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修炼向内找 坎路变坦途（上）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年幼孩童时期不算，我在成年真正修炼后，修炼的根本目的地是：不想吃人间的苦，觉的当人争名夺利的太没意思，太苦太累了，我可得修炼，不再吃人间苦。原来我是想解脱常人之苦才修炼的。我一遍遍的问自己：“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我始终回答不出来“甘愿”二字。我一遍遍的逼问自己。大概问了自己半个小时后，终于心里松动了，不委屈了，不难过了。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放下了这根本执著。

——摘自本文

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从小随父母学法的女青年大法弟子，现在已结婚生子。今天将自己利用法律手段反迫害、营救母亲的事跟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其中的修炼体会。

第一部份分享自己几年前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因为那是师父给弟子有序安排的修炼路，给我日后营救母亲之路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

一、忍苦精進 无条件找自己

1. 婚事引矛盾 向内找自己

母亲从我小时就重视我的修炼，对我的修炼抱有很大的期望。她结束冤狱回家后，觉的我不如预想的好。然而，未来的婆婆也是修炼人，觉的已等到我母亲回家了，孩子们大了，也该结婚了，就定了我们结婚的日子。我结婚时，

师父点化我“修得执著无一漏”（《洪吟》〈迷中修〉），我知道我这是漏，我得修。我就背师父有关时间的法。

当背到“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精進要旨》〈论语〉）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洪大慈悲和巨大的能量包围。我谦恭的对师父说：“师父，一切都在您的安排之下，弟子身在迷中，怎敢、怎能质疑师父您对时间的安排呢？师父，弟子谦卑以奉，请师父放心。”

这之后一直到出拘留所，我每天都充实在法中，身体力行的修善，让看守所里的人看到年轻的修炼人能吃苦、有胸怀、与人为善的大法弟子形像。和我同监室的人，一开始觉的我傻、不值得。通过我的善行，她们都扭转了这种观念，都祝福我的母亲会尽快回家，也让我多注意安全。十天后，我一身轻松的走出了拘留所。

回家后，我埋头学法。我认真把师父的后期几篇短经文看了几遍。我问自己：“该好好找找自己了，问题出在我的控告书上。那我为什么要写控告？真的是为众生吗？真的是有那么纯正吗？”我知道了，自己修善不够，虽然想让众生明白真相，但我的目的地是母亲回家。这不善、不正、不纯被钻了空子。

我对师父说：“弟子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助师的路上自己尽量不拖后腿。”

师父每天都启迪我法理，我每天在提升，觉的自己神的一面在觉醒。

我再次给办案人员写劝善信、喊冤信、行政复议、邮寄控告。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更加注意我的基点——如果不是为他、专注为众生着想，就不能做。

有一次，我打算写行政复议，师父点化我“真念化开满天晴”（《洪吟四》〈感慨〉）。我知道了，写行政复议时自

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准备去派出所。那天早晨，派出所又给我打电话，说所长开会去了，让我在家等会儿，开完会打电话联系我。

我在家等电话呢，父亲也在我家，四个派出所警察就上门要抄家。我没有防备，只想把大法书籍保护好。我阻止警察抄家，对峙了十多分钟，质问他们执法依据、查看警察证、搜查证，并用手机全程录像。就是这个时间当中，父亲把我卧室的大法书籍都藏好了，保护了大法书。

我被带到在派出所做笔录。我沉着冷静，要求抄家的警察回避。因为我没有暴露自己的修炼人身份，智慧的回答了他们的尖锐问题。

我说：“你们传唤我，是因为我的控告，我不怪你们。领导和办案人员一定是看了我写的内容，并且认真看了才抓我的。我母亲没有犯罪，我也没有违法，你们都是清醒知道的。我看你们也不容易，暂时保留对你们的控告权利。”

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听明白我的情况，很尊重我，只说政保的命令，他们也是无奈的执行工作。

我被关到拘留所后，一开始心里很不舒服，尤其看到晚饭是馒头、咸菜，眼泪忍不住的涌。我背了几遍“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洪吟二》〈正念正行〉），心情平复了下来。

我对自己提了三个要求：（1）既然来了，我就得好好利用这十天，修炼出比在家里还要精進的状态，这样才能不白来。（2）我要让这里的人转变对修炼人的看法，看到修炼人的善良。（3）我是本地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开头人，很多同修都在看着这件事。我出去后，要让大家看到我更坚定的状态，不能让大家因为我产生消极心态。

在这十天里，我背法、发正念、唱大法歌，不动人念，用心感受着师父的保护，大法的力量充实着我。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还是很执著母亲回家的时间，所以被钻了空子。

母亲极力反对，她是想让我早些时候结婚。我被夹在中间，在很压抑的心情下结婚了。又因为新家装修气味大，我们就住在婆家。

婚后我心情很苦。但是，我在订婚时就已经开始背《转法轮》了，所以婚后我仍然坚持每天背法，让我走过了那段心酸和无人理解的路。

当年秋天，我和丈夫搬回自己家。我上班回家后要做饭，母亲给的压力，我对婆婆的看法，丈夫没工作，我修的很苦闷。有一天我下班后，所有的情绪突然冒出来，我坐在车里哭起来。那段时间，我背法状态还好，哭泣中我一遍遍的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实在忍不住哭了。但师父请放心，弟子绝不向外看，我只承认我现阶段心胸不够，一定是我有问题，弟子会尽快提高上来。”

那以后，向内找的习惯更深的扎住在我心里，无论何时、何事，我只找自己，不向外看。

2. 修炼要能吃苦

几年前，丈夫兑了个生意的店铺。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我在丈夫手机上发现了问题。在我的质问下，他承认他瞒着我被一个女的骗了二十万元，他婚前做生意自己还欠有十万元，他的信用卡共有三十万的饥荒（欠账）。

我生活在小镇，工资很低，半辈子也就是攒这些钱。因为平时坚持不断的向内找，让我一瞬间“站稳了”，我说：“夫妻同患难，既然是结婚后出的事情，那么就是我该过的关。我是修炼人，我和你一起承担。但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冷静的，更多时候是冷静了，但这么大的金额，我也会心情反复，有埋怨、唠叨的时候，你别往心里去，我慢慢一定能修出来。”

我让丈夫告诉双方父母来我家，我对他们说：“这么大的饥荒，一时还不上，也瞒不住。我不用你们出一分钱，

你们只需别把这事放心上；这几年我们会辛苦点，请别挑儿女逢年过节的礼数或孝敬不周。”

店铺开张后，最初我在家带孩子。有时在看大法书的时候，利益心突然起来，“轰”的一下就看不下去了，一秒钟都等不得，恨不得把丈夫从睡梦中拽起来痛斥一番才好。这时候我一遍遍的在地上转圈走，抚平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再继续看法。

后来孩子戒奶了，我去店里帮忙，发现店里有人赊账不还，但还一次次的赊。我劝丈夫不要赊账，钱攒的多了他就更不好还了。丈夫不听。我想我得修自己，不能强为改变别人的想法。

有一次，赊账的男的又来吃饭，还是赊账。我很不满，劝丈夫拒绝他，丈夫不听。我一时都坐不住了，愤愤不满：“说也不听，不管了！”我“噌”的一下就走出店门，让丈夫自己干吧。

我走在路上，一看手表，正是同修们晚上学法的时间。我想同修们这个时间都在家学法呢，我在这生气，太不象修炼人的样子了。就这样一想，心情平静了，我又回到店里，跟丈夫说抱歉。

利益心在平时一天天的磨，渐渐我心胸越来越宽广了。那几年，我每年都会过一次大的利益关：有时候眼看着饥荒没了，年底一算账，丈夫发现算错了，还有饥荒。一年后，好不容易又还完了，丈夫的同学要投钱做生意，跟丈夫借钱，说本金和分成一并给，到时间就还。丈夫不听我劝说，又借给同学，同学不还，又拉下饥荒。晚上回家坐在床上，我对师父说：“修炼就是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师父，弟子早有准备，我能行，弟子能修出来。”

一年又一年的磨砺，饥荒终于在师父的保护下还完了，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在饥荒还完后，有一天

我说：“你们堂堂公安局，门口牌子写的多漂亮，‘人民公安为人民’。我没指望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想有个说理的地方，人民有冤屈，有能听声音的地方。为母亲的事，我跑了一大遭，区公安、区检察院、区政府、市检察院没有人受理，互相推诿。我问个名字都不敢告诉，如果真的正当，又有什么不敢说名字的呢？我谢谢你们能听我说话，能回应我的诉求，我就知足了。”

这两个警察有些动容，关心的问我们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呀？我想把材料留下，他指了指监控。我就说：“你们自己上网也可以查到。”

这次过后，我每次去公检法的地方，都会想着前一天读过的法，我觉的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我前一天读过的法一定能指导我今天的修炼；我只要能想到法，就有了正念去面对一切问题。

过程中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以前脑袋只要想事情多了，就会头疼、晕乎乎的，而且有点事就控制不住的想。母亲的事发生的最初几天，我的脑袋一直停不下来想事情。有一天去父亲家的路上，我头晕的厉害。我盯着前面的路，心里念很正，很有力量。过了一个红绿灯，我感觉自己的脑袋象钱币翻面一样，一下子就不迷糊了，从此脑袋清亮起来。过后，再发生多大的事，脑袋都不迷；多忙多累，脑袋都是清醒的。

与此同时，我明白一个道理：助师正法，我自己不能轻易动念，不能瞎动念，思想来源很复杂，一切顺其自然，我要听从师父的旨意。

4. 修善和真念为他

母亲出事一个月后，我也因邮寄控告书，被警察非法抄家、拘留十天：

一天，派出所警察谎说所长要对我母亲的事给我答复。

检察院也不受理，我就顺便去了趟市公安局信访，投诉区公安分局政保执法错误。先是一个辅警接待了我，他长的满脸横肉，态度冷淡。他好象感到很不可思议：法轮功的案件还敢投诉到信访室？！我说明来意后，他开始记录我的个人信息。我也拿起笔和纸，问他的姓名、警号。他不回答姓名，我就把他的警号抄了下来。

后面来了个正式警察，他看上去脸上有点不善。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家从未把法轮功定性，媒体报道不代表法律，我母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一听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就大声的制止我，说：“你如果是这个认识的话，咱们没有谈论的余地。”

我想起师父说过：“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各地讲法十二》〈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不被警察表象迷惑，拿着39号文件、50号令，特意挪凳子，坐在他身边。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们有谈论的空间。你拿出你认为法轮功是某教的依据，我拿出我的法律依据，你能说服我也行。你看看这是你们公安部发布的文件……你这里有电脑，你可以查。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政保说我母亲‘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是非法指控。我母亲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实施的能力。”

他没有反驳我，眼神里的不善也慢慢没有了。

他说：“政保办的所有案子，别人干涉不了，也不给我们看，全市都是这样办理法轮功案子。你回区公安反映情况，索要纸质回复。”

我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公安信访室，说明了我的投诉，你穿着警服是这样回复我了。你说你处理不了政保案件，你叫我回区公安局索要纸质回复，我已经记录下来了。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

他不敢告诉我他的名字，只说记下警号就行。

晚上，我心里想不干这活儿了，整天熬夜到凌晨两点多，太耽误事了；我之前是做会计工作的，家里没饥荒了，就找个体面的工作，不干这伺候别人的活，挣点钱够花就行。

当我顺着这思路想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

年幼孩童时期不算，我在成年真正修炼后，修炼的根本目的是：不想吃人间的苦，觉的当人争名夺利的太没意思，太苦太累了，我可得修炼，不再吃人间苦。原来我是想解脱常人之苦才修炼的。

意识到这根本执著后，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了店铺门口外面。我问自己：“你能吃苦吗？”我说：“能。我能吃苦。”我确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吃苦，包括母亲被非法关押，我一直比同龄人能干。

我又问自己：“你是很能吃苦，那么，你甘愿吃苦吗？你愿意发自内心的吃苦吗？”我内心沉重、心酸的回答：“不愿意。”

我又问一次自己：“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明明白白的吃苦吗？”我心里哭了起来，我知道“它”不愿意吃苦，我眼泪也流了出来。

我一遍遍的问自己：“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我始终回答不出来“甘愿”二字。

我跟自己较量，一遍遍的逼问自己，大概问了自己半个小时后，终于心里松动了，不委屈了，不难过了，我明白的告诉自己，告诉师父：“师父，弟子甘愿吃苦，弟子愿意明明白白的吃苦，无惧无悔走在修炼的路上，请师父放心。”

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放下了这根本执著。与此同时，我的修炼状态发生很重大的变化，我每天平和轻松，在生活中感觉不到心里的一丝波澜，仿佛马上就要离开人间、回归家园一样，无欲无求、空空静静的。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起，突然隔开

了，又开始有“执著”、有“人心”了，我知道我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因为在早几年，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扎实修炼后，也曾有过这种经历，好象世间万物都是假的，人间不能呆了，马上得离开一样。那次时间很短，就是两三天，师父就给隔开了，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

去年丈夫帮婆婆存钱，不知为何，莫名其妙的丢了一万元。总是家里负债刚清零就又来事，桩桩件件都是丈夫不听我劝阻下的执意而为。我一次次磨练自己的心，更认真的为丈夫着想，劝说他：“不要把利益看的太重，就是因为你把钱看的太重，才步步‘算计’着省钱，却步步受损。人活着不是为了攒下多少钱，是要看一生消了多少业、还了多少债，能不能跟师父回家是根本。”

如今丈夫也走进修炼中来，义无反顾的支持我做修炼中的任何事。是伟大的师父照看着我们，让我们结下夫妻间的修炼缘。

3. 从婆媳矛盾中修出来

我深深的觉的向内找是一层层的，比如，我在婆媳关系上修了五年多，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看到婆婆做的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努力找自己，修的很慢，我总需要强忍才不向外看。

有一次，我坐在床上问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你今天来看看婆婆的优点：（1）她生活非常节俭，不追求吃喝；（2）她能吃苦，直率敢言。再多一个优点“我”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对自已说：“就这两点你就不如人家，所以你要修自己。”可是头脑中一会儿婆婆这不对，一会儿婆婆那不象修炼人，当即我把这些念头压下来。慢慢的，我终于做到不再盯着婆婆。

第二阶段：高高在上，瞧不起人。不盯着婆婆的不足后，我心情轻松了很多。但我又升出了瞧不起她的心，“高

察的控告书，隔了几天去政府信访室找监察委问立案情况。在去信访室的路上，我觉的没接触过纪检委的人，心里有一点不安。我走的很快，心里有点责怪家人在后面走的慢，“一点也指望不上”。但我马上想到：不可以向外看，家人陪着来很了不起。我念叨了几遍“有师在，有法在”（《悉尼法会讲法》），心里慢慢平静了。

到信访室，我说明情况，问控告是否受理，并把39号文件、50号令给他看，讲了思想不构成犯罪。虽然信访室没受理控告，但我从这次后，改变了以前只为营救母亲的心态，而是站在救人的角度讲真相了；面对公检法的人没有怕了，只有堂堂正正的坦然。与此同时，接触到的人也变的友善、客气起来了。

（待续，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修炼向内找 坎路变坦途（下）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们有谈论的空间。你拿出你认为法轮功是某教的依据，我拿出我的法律依据，你能说服我也行。你看看这是你们公安部发布的文件……你这里有电脑，你可以查。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政保说我母亲‘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是非法指控。我母亲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实施的能力。”这位警察没有反驳我，眼神里的不善也慢慢没有了。

——摘自本文

（接前文）

3. 起善念 身心变

区检察院不受理控告后，我去了市检察院控申科。市

流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经验。甲地同修们把在与公检法接触中的正念带给了我们，也普及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

2. 突破怕心

这次母亲出事时，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我自己要走出来，利用法律反迫害，给当地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而这过程中，我不能依赖律师，要唱主角。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我小时候起，父母就被警察骚扰不断，接连被非法劳教、判刑。这使我心里有怕，有阴影。不知为何，我面对面跟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可以，但是打电话就很害怕。

有一次，为了得知母亲的情形，我打算给检察官打电话。从上午十一点半就在做准备，心开始哆嗦，发一个小时正念后，还是哆嗦……这件事，我谁都依赖不着，我必须自己打电话，但心里哆嗦的什么都做不了。

到了下午，我坐到落地镜子前面，一遍遍的问自己“你是谁？”答：“我是大法弟子。”“你要不要做这件事？”“要做。”我问了自己半个多小时。快四点了，我一看再不打电话检察院就下班了，就拨了电话。听到“嘟嘟”的电话铃声，我突然就不怕了，正常询问了案情进展。

这次过后，我跟公检法人员再接触时更坦荡了。

第二天律师嘱咐我去检察院递交法律材料。我去检察院，借着律师在外地赶不过来的名义，把法律文书给了助理检察官，并告诉他政保警察执法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我母亲无罪。后来我又去了公安督察部门投诉政保警察执法错误。

在此过程中，我盯住自己的一思一念，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回顾自己一天的起心动念，提高的很快，心态越来越稳。父亲陪着我去了几次公安局和检察院，他也慢慢的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也学会向内找了。

有一次，我给当地纪检监察委邮寄了对公安局办案警

高在上”的觉的自己比她强，我修过来了。这样持续半年多，也不知道如何修过去。

初冬的一天，A同修找我参加当地交流，我不想去。A同修说：“你去吧，别的地区都交流了，咱们这也好久没在一起聚了。”我就参加了。那天我说了自己向内找实修的心得。晚上A来我家学完法后，对我说：“你今天交流的大家很受益，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你一个问题，挺明显的。”我问：“是什么问题呢？”A说：“我不能说，也不好说，大家都看出来了。”

同修走后，我心血沸腾，负面的想法一波波往外翻：“你们从没见过我（因为我是外地来的），见一面就都看出我的问题了？A同修更是，夫妻都是同修还矛盾重重的，还来挑我的不是。”

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想的，但是压不下去。我对坏思想说：“你不是翻江倒海的想吗？好，现在我让你想，你可劲想吧！你也不不过是想让我间隔同修，最多再不接触他们，不过如此。”我这样一想完，坏思想不想了。我就想：“师父让遇到问题找自己，我就找自己。”我马上知道自已的问题了，我忍不住笑了：是高高在上的心。

又过了几天，A同修又来找我说：“你上次交流挺好，有没听到的同修想听听，咱再聚聚。”再次交流时，我把这次找自己、意识到高高在上的心说了出来。A同修有些感动，哽咽的说：“同修间要是都这样多好，就没有间隔了。”

这之后，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高高在上的心，看待婆婆也更平和了。

第三阶段：找到矛盾的根本点，突破自己。有一天，我在做饭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今生的修炼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遇到这样的婆婆，是为了铺就我修炼的路；如果遇到的婆婆是开退休金有钱的、四菜一汤给做着、孩子

给照顾着、处处维护我的，那还咋修啊？！那不把我害了吗？！我由衷的感谢师父，我也感到婆婆的不容易。她是因为不太会修才这样的，也使她很苦很累。

不断的找自己，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为何看不上婆婆了。我订婚时，我和婆婆出现了矛盾。之后，我跟婆婆说：“我年轻，经历的事情少，脾气也冲，我妈又在监狱。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回家修修自己就好了。”她跟我说：“对，就是你的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不象个修炼人！”其实，就是这句话扎住了我的心！我心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再在修炼的事情上跟你聊一句话。”我真的从不跟婆婆聊修炼上的事。

我找到了根子上的问题——“不让人说”的心受到冲击了。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直白的说我不对，只有婆婆触及到了这个“不让人说”的心。修掉这个心后，我主动跟婆婆道歉，讲了结婚这几年的心态转变。婆婆也很动容。我从婆婆身上彻底的修了出来。我想只有修好自己，作为同修的婆婆才会有触动，才会真正学会向内找；只是提出别人的问题，改变不了人心。希望婆婆也能找到自己最初的修炼状态，精进起来。

二、营救母亲中 逐渐修出真念为他

母亲因散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又被绑架。在营救母亲过程中，在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抓住师父的手，在师父的看护和启迪下，坚定的实修自己，逐渐修去私、修出救众生的真念。

1. 压力重重

刚知道我母亲被抓后，我和父亲将家里的大法书籍放起来了。放好后回家，刚开门，警察就来抄家了。过了一天，我去派出所追问情况，警察说我母亲在看守所。我心里“咯噔”一下，很难受。

我开始找自己：因为家里没搜到东西，就认为母亲最多拘留几天，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我马上去找父亲交流，并嘱咐他，警察再来家里，一个字都不能签，不然就成了“证人”。

母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尽管我的压力很大，我知道我得到派出所讲真相。我拿着二零零零年公安部39号文件和二零一一年新闻出版署50号令去派出所找办案警察。

临出门时，我心跳的很急，腿也有点抖。我就坐在沙发边，敲自己的腿，对自己的心脏说：“你现在太弱了，这点事就承受不了可不行。你得撑大，变的能配合我做这件事。”

心不紧了，腿还抖。我看着是派出所上班的时间了，腿抖也得出门。来到派出所门外，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进去后，腿就不抖了。

派出所门里面是用铁栏杆全封上的，只能隔着铁栏杆跟警察说话。

我说：“你们把我母亲放看守所，你们执法的依据是什么？谁绑架了我母亲？什么时间受理的案子？什么时候立的案？怀疑你们先抄家后立案。我要知道这些信息。我母亲是信仰问题，法律只处置行为，思想不构成犯罪。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书籍是合法出版物。”

我要留下两个材料，他们不敢留，说事情没处理完呢，让我回家等通知。

回家后，我和父亲商量找了维权律师，可律师这周没有时间。尽管我心里有点失望，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向外看了——这一定是有我要悟的。我跟师父说：“师父啊，原来您是不让我依赖律师，让我走自己的路啊。”

这样我和父亲决定不依靠律师了。去年的时候，我听说甲地参与营救同修的正念很强、很成熟。我意识到，本地区用法律反迫害是个空白。于是，我就邀请甲地同修来我地交